



# 五十万年的死角

〔日〕伴野 朗 著

陆荷芬  
谈建浩

译



# 五十万年的死角

〔日〕伴野 朗著

谈建浩 译  
陆荷芬

伴野朗

## 五十万年の死角

根据日本讲谈社1976年单行本译

### 五十万年的死角

(日) 伴野朗著

谈建浩 陆荷芬译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楚雄州印刷厂印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9,000

1982年1月第一版 1982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4,450

---

统一书号, 10116·891

定价 1.10元

大

## 译者的话

伴野朗是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的新秀。他1936年生于爱媛县，后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现为《朝日新闻》记者。他在1974年曾访问过我国，著有《中国之行》等书。1976年，伴野朗发表了《五十万年的死角》，获得了当年日本推理小说的最高奖——江戸川乱步奖。

《五十万年的死角》通过轰动世界的失窃案——北京猿人化石的失窃，围绕着追寻化石下落，描写了中国共产党、日军中的有识之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以及日本特务组织松村机关四种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错综复杂、惊险紧张的斗争。整个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目眩，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中国的北京猿人化石，特别是1929年我国学者裴文中教授发现的一具完整的头盖骨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人类进化的极其珍贵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世界人民的光荣。北京猿人化石自二十年代被发掘以来，一直保存在美国人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1942年8月，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八个月，从日本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据说是日本考古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发现珍藏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保险柜中的北京猿人化石不翼而飞。这件失窃案轰动了整个世界。这以后，各有关方面都在紧张地追寻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然而众说纷纭，又都毫无结果。

顷见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现中国猿人的人——裴文中》一书中，有关于“北京猿人化石标本全部失踪”的记载，转引如下，或许可供读者比较、参考：

1937年11月，裴文中结束留学生活，乘船由法国经意大利抵香港，尔后经广州、武汉回到南京。此际，国难日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越来越深入地烧向祖国内地，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味屈膝，退败。因而，裴文中虽然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实际在科学研究上的状态，只能化为泡影。

这年十月间，日本侵略者要在北平建立伪政权。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已不能再维持下去，负责人和重要工作人员先后撤到南京。调查所有的所有财产（包括房屋、家具及标本等），都交协和医学院代管。紧接着，上海战事紧急，南京感到威胁，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往内地。这时候，地质调查所负责人劝刚刚学成回国的裴文中，北上接家眷一同迁往内地。谁能料到，裴文中回到北平之后，竟再也脱身不得了。

原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负责人早已感到代管地质调查所财产太麻烦，看见裴文中回到北平，就马上暗中打电报到南京地质调查所，请求命令裴文中留在北平，负责管理新生代研究室，并兼管原调查所在北平的一切财产。果然，不几日裴文中即接到南京地质调查所的命令，要他留在北平“照管一切”，“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准离开”。这样，裴文中“哑吧吃黄连”，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接踵而来的，就是发生北京猿人化石标本全部失踪的莫大损失事件。

从1938年到1940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可以照常招生、教学。原地质调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名义上划归协和医学院，作为“协和”的一个附属组织，给留下的工作人员都发了“协和”的职员证明书。因此，在美国星条旗的掩护下，新生代研究室又挣扎着

维持了三年多。

到了1941年初，日军疯狂准备向太平洋进攻，日美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美国大使馆开始撤退住北平的侨民。这时，替代步达生代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研究北京猿人化石的德籍犹太人魏敦瑞教授，也决定去美国。魏敦瑞准备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继续他对于北京猿人的研究，想同时把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包括北京猿人化石在内）一起带走。但是，由于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明文规定：周口店发堀所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的财产，不得运出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权则属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委托的代表。因此，魏敦瑞找裴文中商量。裴文中不敢作主，便于三月初，和魏敦瑞一起到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共同署名发电报向远在重庆的原地质调查所所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请示。因迟迟未见重庆方面的复电，魏敦瑞便于4月1日离开北平去美国，走时只带走了最完整的一份模型。

一直到1941年11月初，美国驻北平公使馆转给了裴文中一封翁文灏的复信，允许将全部北京猿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暂时保存。（注：据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回忆，他在重庆时曾跟翁文灏有较多的接触，翁决定将北京猿人化石运到美国保存，起初只不过是委托美国大使馆带到美国，交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魏敦瑞可以使用，但应由中国大使馆保管和保存，待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运回中国。）于是，裴文中到美国公使馆交涉装运事宜。美公使馆负责人说：他们没有得到驻重庆大使馆詹森大使的训令，不便负责。裴文中便请美公使馆急电重庆，请示詹森大使。11月底，美詹森大使复电同意。以后的北京猿人化石的具体装箱转运，就完全由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两人负责组织办理。

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的一天下午，魏敦瑞的女秘书希施伯

格，告诉复制北京猿人化石模型的技工胡承志（现为地质部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说北京猿人化石要装箱，下午，胡就去找裴文中教授，问是否可装箱。裴答复可以装。胡就请解剖科技工吉延卿帮忙，将早已准备好的两只木箱拿到办公室里，开始装箱。

装箱时，每件人骨化石都先拿擦镜头用的白棉纸包好，再包上软纸，然后裹上医用脱脂棉，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的白纸包裹，放入小木箱内。

小木箱内垫有几层黄色的瓦楞纸，然后再将这些装标本的小木箱，分装在两个大木箱内。牙齿化石，是用装首饰用的小纸盒装，盒内填上棉花，盒上面有玻璃，在玻璃上贴有镶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纸盒是放入小木箱后，再装进大木箱的。

木箱用普通的木板钉成，未上油漆。北京猿人的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略小一点的木箱内主要装山顶洞人的化石。两个箱除分别标有Case<sub>1</sub>和Case<sub>2</sub>外，并无标签及其它标记。

装好箱后，胡将它们用手推车送到C楼博文的办公室，然后由博文亲自照管工人，将这两大木箱化石送到楼下4号保险库房中。后来，化石与协和医学院的重要物件一起，又由博文亲自照管工人运送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

按照计划，北京猿人化石，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装上从马尼拉开来秦皇岛接运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轮船，带往美国。但是，12月8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在北平的一切机关相继为日军占领。位于王府井大街附近的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胡顿、博文等人被日军拘押了起来。“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上海北上赴秦皇岛，在长江口被日军击沉。因而，当时北京猿人化石标本运往美国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2年8月，北平协和医学院突然出现从东京赶来的两位不速之客——当时日本的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他们企

图得到全部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但是，当他们走进解剖系办公室，打开藏有北京猿人化石的保险柜时，发现化石早已不翼而飞，真标本已被模型所替代。

那么，北京猿人化石究竟弄到哪儿去了呢？

解放后，裴文中曾写文章回忆道：日本侵略者占领协和医学院后，曾不断派人找他的麻烦，逼询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有一次，占领“协和”的日军负责人田岗大尉，追问被监视起来的裴文中，要他说出北京猿人标本存放的地方。裴文中告诉他：“在医学院解剖室。”田岗大尉大为恼火，厉声申斥裴文中：“你不说实话！”

1943年4月间，日本统治者责令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派了一个叫“铎者繁晴”的特务老手，又一次刑讯了在拘禁中的博文。过了一个多月，日本人中即传说北京猿人化石已在天津找到了，并找了魏敦瑞的女秘书希施伯格到天津辨认，但她一到天津就被劝回，原因是天津的发现与北京猿人化石无关。可是，从此以后，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本方面再也没有提起北京猿人化石的事。因而有人推测：一定是铎者繁晴从博文或美国海军陆战队某人嘴里问去了详情，知道了装北京猿人化石的木箱的最后处所，尔后“按图索骥”，把它找到了，并交到了长谷部手中。这样，长谷部等人才心满意足地返回到东京，再也不找裴文中等人的麻烦了。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有一个地质学家被派到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工作。他曾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在东京专门寻找过北京猿人化石标本。因而：珍贵的北京猿人化石标本可能最后又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但是，推测毕竟是推测，不是定论。然而无论如何应当说：北京猿人化石标本，是在日本侵华的战乱中，被几个美国人弄得下落不明的。



《五十万年的死角》一书，就是根据以上这些历史事实，用文艺的形式，对北京猿人化石的失踪和下落，提出了自己的大胆设想。当然，书中许多情节纯属虚构，可是，也确有相当一部分人物和事情或多或少还是有据可查的。不论怎样，它毕竟不是这一失窃案的真实记录和科学结论，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阅读。

以日军中文翻译户田骏为代表的日本军队中的有识之士，深为北京猿人化石的失踪感到担忧。他们作为“人类的一个子孙”，寻找着化石的下落。他们的目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只要得知猿人化石在某个安全地带，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有识之士，敢于同各种恶势力抗争，这在当时的日本军队中是很可贵的。户田骏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始终认为日本是不可能征服中华民族的，他对中国革命寄予同情，对中国人民寄予希望。在追寻北京猿人化石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这个民族，才能解放这个国家。年轻的户田头脑冷静，反应敏捷，善于推理，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使自己从危困中解脱出来。

另一种力量是日本侵略军中的典型代表、日本北支那派遣军松村特务机关。这个组织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积极推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他们不择一切手段，企图趁战争混乱之际，把北京猿人化石抢走。不难看出，作者是抱着憎恨嫌恶的感情来刻画象佐佐木月心这些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者的。

第三种力量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作者塑造了一个心狠手辣的代表——燕云，代号“十三妹”。“十三妹”一伙为了夺取化石，袭击共产党，残杀无辜老百姓，结果落得一个可耻

的失败的下场。

第四种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小组，中心人物是国志宏。在这场猿人化石争夺战中，特别小组依靠群众，团结日军中的有识之士，机智勇敢地周旋于日本松村机关、国民党蓝衣社之间。

伴野朗在《五十万年的死角》中描写的四种力量，实际上是两种力量，即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户田骏、国志宏，代表着善，代表着人民；佐佐木月心、“十三妹”之流代表着恶，代表着黑暗。其中善的正义的联合，正是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它说明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使得两国人民站到同一条战线上，联合起来反对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

伴野朗毕业于中文专业，所以对中国的政治、地理、历史、文化相当了解，通过这本书，读者还可以增长一些知识。不过，作者没有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定中国命运的阶级斗争，而把它看成是“同胞之间的残杀”。此外，有些细节描写和议论，也有不当之处。这是作者世界观的局限。

伴野朗的作品文笔简练，很有特色。他善于运用对话和思索的方式，从容不迫地展开情节，使读者宛如看电影一般，思路跟着眼前一幕幕“电影镜头”的转换，不自觉地追随着主人公困惑、混乱，时而豁然开朗，前景平坦如镜，时而坠入云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这种手法尤其适合于推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它便于进行逻辑推理，引起读者的思索，可以造成悬念，提起读者的兴趣，还可以插叙往事，使情节波澜起伏而不单调。这一点译者认为是值得借鉴的。在当代日本推理小说中，伴野

朗的《五十万年的死角》一书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它所反映的主题、构思的情节以及采用的手法等方面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一九七六年，江户川乱步奖评选委员会从一百六十篇应选作品中选中了它也并不是偶然的。

译 者

## 内 容 提 要

北京猿人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瑰宝。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便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保险柜中不翼而飞。真标本已为模型所代替。这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失窃案。

《五十万年的死角》以北京猿人化石的失窃和各方面的紧张追索为基本情节，描写了中国共产党、日军中的有识之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以及侵华日军特务组织松村机关之间所进行的一场错综复杂、惊险紧张的斗争，揭示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一思想；作者以文艺形式对北京猿人的失踪和下落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其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目眩，引人入胜。

该书作者伴野明是当代日本推理小说的新秀，《五十万年的死角》曾被评选为1976年日本推理小说的最佳作，获得推理小说最高奖——江户川乱步奖。

责任编辑：梁友璋

封面插图：刘绍荟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幕.....	1
失踪.....	7
追寻.....	38
困惑.....	65
混乱.....	92
回归.....	124
邂逅.....	156
决斗.....	185
真象.....	225
尾声.....	236





## 序 幕

012629

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大街小巷都还是一派冰雪世界。刺骨的寒气夹裹在北风中无情地钻入人们的皮肤，使人感到从头顶冷到了脚底。在破晓前的昏暗中，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天空正飘着雪花。

北京，还在沉睡之中，突然，一阵“咔嚓咔嚓”的军用皮靴声打破了这冰冷的宁静。起初只是轻微的声音，渐渐地变成了士兵们沉重的脚步声。

在直穿紫禁城城东的东单大街上，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急急忙忙地往南开去。士兵的嘴里不断地吐着热气，额上

微微渗出了一层汗珠，三八式步枪在肩上有规则地、不断地来回晃动。

跑在队伍前头的指挥官紧握着军刀的刀柄，肩膀上和领上的军衔标志说明他是个大尉。这位曾在大学里攻读过考古学的年轻的大尉刚刚接受了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那须军医部长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个任务的如此重大，使得他紧张得面颊不住地颤动。雪花胡乱地扑打在他的脸上，他却全然不顾。

士兵们大约跑步行军了两公里左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协和医学院是在一座清王府的基础上改建的。这幢建筑物的独特之处，就是采用了中国式的宫殿建筑和西洋现代化建筑相结合的手法，这在北京也是别具一格，极引人注目的。在灰色的晨曦之中，隐约可见那白天与太阳相映的绿色琉璃瓦。

士兵们还在喘着粗气，大尉就命令他们立即上了刺刀，在大门前成包围队形散开。刺刀在路灯灯光下发出惨淡的闪闪白光。

大尉检查完士兵的行动后，看了看表。

时间是清晨四时五十七分。

部长的命令是五时正开始行动。这三分钟对大尉来说是太长了。当他第三次把视线投向表面时，秒针终于爬过了十二。

大尉整了整风纪扣和腰间的手枪，挺直了腰，深深地吸了口气，带领了三名士兵，大步走进了学院。

协和医学院总务长特列巴·博文被他一贯瞧不起的日本叫醒，从暖和的被窝里拱出来，非常不高兴。

博文已有五十多岁了，从微微挺起的小腹来看，他的身体还未失去当年的风姿。他是一个刚毅而自信的人。这种自信出于从小离家，寄人篱下，终于取得了现今地位的经历。他决不原谅别人的过失和错误。这种阅历形成了他在肉体上、精神上决不肯吃亏、不甘挫折的信念。

博文穿着豪华的方格长大衣，听着年轻的大尉宣读命令，当他透过窗户，看到已经占领大门的一小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时，顿时脸都变了色。但他马上恢复了镇静，博文拿起电话，叫来了医学院附属新生代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博士和总务长秘书密斯·玛丽·丝露修布罗特。

新生代研究所设在医学院附属研究所大楼的二楼。四个人站在这个研究所的保险柜前，保险柜旁的一只玻璃罩中，放置着使这个研究所闻名于世的原始人的复原像。保险柜的钥匙由丝露修布罗特保管，她从浅茶色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三把钥匙。

保险柜有三个钥匙孔，一把钥匙只能插一个钥匙孔。从外表看来一模一样的钥匙在插孔的顺序上也有先后，只要有一把插错，保险柜就不会启动。除此之外，还有一组复杂的号码系统。

能打开这保险柜的，可以说只有保管钥匙的丝露修布罗特了。她正确无误地把三把钥匙按顺序插进了钥匙孔。

“嘭”的一声，传来了马达的启动声响，丝露修布罗特用她那比一般女性稍粗的手指十分灵巧地转动着号码盘。

随着轻微的“嘎吱”声，保险柜的门慢慢地开了。

“……………”

无声的惊讶，凝固在那冰冷的房间里。



不知谁终于泄出了一声难以压抑的惊叫。

大尉浑身打颤，身体四肢都仿佛不听自己使唤似的。一大块又苦又涩的疙瘩象是在他心里爆炸了。

没有了，没有了。

那东西突然从保险柜里不见了。

这不可能！这决不可能！我是在做恶梦吧？

大尉如此深信不疑。

他全身硬直得如同化石一般，万念俱空。

呆立不动的大尉猛然醒悟过来，各种各样的感情凝聚在一起，疯狂地涌遍全身，身上的毛孔冷汗涔涔涌出，好几次全身感到窒息般的恶寒。

## 二

一阵狂风吹过了天安门前的广场。广场上的石板道冻得硬梆梆的，比冰还冷。石板道上躺着一个男人，冻得也和石板道一样冰硬。

他穿着中式棉袄，四十出头，手和脚都别扭地弯曲起来。他背上有一个弹洞，弹洞四周的纤维显得焦黑。似乎看不出弹洞中有血流出，但仔细一瞧，血已呈紫黑色，布满了后背，流在石板道上的血已经凝结成冰了。

俯伏在地的男人背上，积着一层薄薄的干雪，狂风刮来，把他身上的干雪迷蒙蒙地卷了起来。

尸体象是被人丢出来似地扔在宽阔的广场中央，大概是